

書緣

喻麗清



我的童年過得不甚愉快。記憶模糊之前，父親失業，家貧如洗。記憶清晰之後，父母失和，爭吵鬧架是常事，家中杯盤、收音機、甚至電視都時常被摔成碎片，我們便在這破碎的愛裏長大。

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七歲的妹妹因血癌（白血症）去世，給我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象。我記得那口小紅棺材，我記得有人在棺木上釘釘子。我記得父親和母親選墳的時候說要葬她在一位小朋友的旁邊，好讓她有個伴兒。送葬回來，我生病了，因為想到萬一是別人弄錯了而妹妹在那釘了釘子又掩了土的小盒子裏忽然醒來怎麼辦？一想到這，我便覺得窒息與恐懼。這些，我都記得好清楚。

就是這樣子被早早催逼成熟了。我覺得生是不愉快的事，而死也是更不愉快的，然而為什麼要不痛快呢？我到書上去自尋解答。

中國的古典小說，我差不多都是初二那一年開始看的：「老殘遊記」、「水滸」、「西

遊」、「李漁十二樓」、「兒女英雄傳」……因為那時候教我們國文的宣中儀老師，兼管二女中的圖書館。（二女中，現在是中山女中了，我感謝在那兒渡過的六年中學生活，更感謝後來孟愛儒老師的指導與鼓勵。）「紅樓夢」，我翻過二次，始終沒能看完，直到上了高中時才看完了它。那時看書，真是狼吞虎嚥，「唐詩宋詞」灌了一腦袋，可是並不真懂得欣賞，好像用來裝點自己「學問」的門面那種動機還強烈一點。

上了高中，爲了學好英文，便上了翻譯小說的癮。這時候，領悟力強了，對愛情又正是最嚮往的時候，對文學也有了熱愛的覺醒，不知不覺就成了不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由「茵夢湖」、「牧羊神」、「簡愛」、「飄」……直看到「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多夫」……所有的書裏頭，那些「可悲的、可嘆的，於我都是可親。」我喜愛精緻細巧的悲感的書，有甚於那些大部頭的煌煌巨著。不過，「約翰克利斯多夫」是一例外。

這部書，除了是「好書」之外，我喜歡它，還有一個感情上的理由。它是一根紅線，兩頭牽的是我和我先生。

那時候我剛進醫學院，那種按部就班的唸書多半像是爲了父母不像爲我自己，所以雖然課業繁重，上學時我總不忘帶些小說去。看小說，在我或許一直是一種逃避，一種反抗。那一天有「重課」——醫、牙、藥三系合上的課，所以作與上課前先去佔座位，以免向隅（不是說笑，真有向隅的。學校像學店，收的學生又多又要節省鐘點費，時常叫我們齊擠一堂。）我的朋友孫拿了我的「約翰克利斯多夫」第幾冊（我忘了）去找學長代佔位子。那位高我們三屆的學長便是我先生。位子沒找到，書丟了。

什麼書丟了都無所謂，只有這書丟不得。一來是一整部書中的一冊，少了一冊的一部書總叫人不舒服的，二來那是由一位父親的朋友那兒借來的。那位我們喚作叔叔的，也是個喜

歡舞文弄墨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書上草絲」——把書上所有的眉批註解叫做「長草」。他的書上滿是草絲，書我能賠本新的，那些「草絲」我賠不出來。所以我對我們的這位學長說：

「一定要找回來。」

「到哪兒去找？」

「我不管。」

後來，書總算找到了。我們也終於結了婚。他是個很有趣的人，平生看過的小說，數不出來三部，詩詞歌賦，很難背出一首。可是，他却是個對愛情死心眼兒得不得了的快快樂樂的這麼一個人。他永遠都是站在「人生的光明面」上的。我有時候真嫉妒他。

因為他，我倒時常起了疑慮：文學的目的究竟何在？對的，記錄人生，沒錯。然而那些記錄，是給人借鏡的、給人在編寫自己劇本時作參考用的嗎？（我的先生不用劇本也演得十分愉快。）還是給不快樂的人作解脫用？（讓人知道世上有比你更不幸的人生，也有比你更幸福的人生。）要說：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那麼，作者為要解除自己的苦悶而把讀者的思想帶錯方向，豈不是很自私的罪過？

詩是正直的，散文是坦誠的，只有小說，真是責任重大的——因為比起詩與散文，它的意義那麼曖昧，它的包容量又那麼大——魚目與明珠都各有其看不見的影響力呢！我真是不知道自己的悲觀是受了某些書的影響，或是出於天性的善感？

但是，我知道在思想上打上死結是不智的，所以我依然在看小說看詩看書，我依然在為自己找尋解答，我也依然在寫下我的所見、所聞、所思與所感。

